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十九年

第一一八一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181)	1
通过议程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和Add.1-5)	1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一百八十一次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
(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象牙海岸、摩洛哥、挪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181)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和Add.1-5)。
3.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一日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刚果(布)、达荷美、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阿拉伯联

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76和Add.1-5)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九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096)

1. **主席**：按照安理会以前所作出的决定，如果我没有听到什么异议，我将请苏丹、几内亚、加纳、比利时、刚果(布)、阿尔及利亚、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布隆迪、肯尼亚、中非共和国、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对面为他们指定的席位就座，以便参加辩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M. A. 马赫古卜先生*(苏丹)、*M. 阿卡尔先生*(几内亚)、*K. 博齐约先生*(加纳)、*W. 洛里丹先生*(比利时)、*H. B. 阿祖特先生*(阿尔及利亚)、*S. 库里巴利先生*(马里)、*P. 姆巴勒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E. C. 阿尼奥库*(尼日利亚)、*M. 科尼先生*(阿拉伯联合共和国)、*J. 姆巴祖穆提马先生*(布隆迪)、*G. N. 穆西沃先生*(肯尼亚)、*M. 加林-杜阿特先生*(中非共和国)、*A. O. 奥马先生*(乌干达)和*E. E. 西顿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安理会议席前面为他们指定的席位就座。

2. **哈耶克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我国代表团已经十分注意地研究了对安理会上的发言和有关当前问题的文件。从在这里所作的发言中，从对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斯坦利维尔及刚果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的分析中，以及从这些事件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所引起的反应中，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认为它自己能够得出某些结

论。我们同意十二月一日由二十二个会员国签署的信(S/6076和Add.1-5),¹其中声称,在联合王国的同意下,比利时和美国在斯坦利维尔及刚果其他地方所发动的军事行动,是对非洲事务的干涉,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恶劣违犯,是对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3. 许多非洲国家的代表引用的一些事实和论据确认和充分证明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比利时、美国和联合王国的代表则未能驳倒它。他们曾试图完全否认他们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行动是一种军事行动;这就是比利时外交大臣所持的立场。当然,这种立场是难于坚持的,因为那次行动是由完全用现代兵器武装起来的一支坚强的降落伞部队来执行,向刚果爱国者和斯坦利维尔居民进攻。更有甚者,那次行动正是在一群群的刚果爱国者和中央政府雇佣部队之间在斯坦利维尔展开战斗的时候发动的。毫无疑问,至少从斯坦利维尔及其周围的战斗的暂时结果看来,比利时伞兵部队正在那个时刻降落是有其军事意义的。

4. 雇佣部队的行动和伞兵的降落是同时发生的,这件事可由象雇佣军霍尔少校那样的证人——我想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他已为人们所十分熟悉——予以证实。霍尔于十二月十四日在美国周刊国民观察者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说:“后来,比利时上校范德威尔来到,命令我立即到斯坦利维尔去。伞兵正开始投入,而我们必须同时或者提前赶到那里。”同一证人还附带说:“其实,我并不相信那里有投入伞兵的必要。但是我却必须服从命令,遵照指示行动。这完全是一种政治的决定,是使无数生命遭到牺牲的一种决定……”。

5. 如果这是与斯坦利维尔军事行动有直接关系的人们的意见,无疑地是以对事实的了解为依据的意见,那就怪不得一切关于军事行动的纯粹人道主义的理由和目的的高谈阔论都完全不能感动非洲各国的代表们,尽管他们所显示出的修辞水平是高超的。请允许我补充说,那些言论也未曾感动过我。

6. 许多美国人和比利时人被俘作为人质,这件

¹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事引起了很大的愤慨。尽管这些人——其中有的也许是无辜的——确实遭受了种种留难和胁迫,但是,这种事态是在一次内战中发生的,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次内战,正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代表正确地指出的(第一一七四次会议),是由于非洲外面的大国有计划地实行对外干涉政策所直接引起的。爱国者们每天都目睹着这些敌人对成千上万的人民所犯下的暴行,这就是通过前任比利时总领事所指挥的白人雇佣军和由古巴反革命分子所组成的美国军用飞机轰炸队对人民进行的屠杀、折磨和摧残。爱国者们扣留了所有那些根据他们的国籍——其中有的显然是根据他们的活动——被认为是替那些运送武器屠杀整个地区居民的国家充当代理人的人,这难道真是那样异乎寻常的事情吗?但是我们知道,连比利时外交大臣也供认,与被雇佣军以及受他们训练的部队所俘虏的成千上万人民不一样,被拘留的人或人质当中没有一个遭到杀害,尽管他们受到长期监禁。我重复地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这些人质当中未曾有被杀害的。当然,曾经有某些口头上的警告或威胁,对此,替斯坦利维尔军事行动作辩护的人,竟在这里设法充分渲染和几次重述。但是,杀害事件却未曾发生过。相反地,在目前辩论中的发言,却提供了不少证据,说明:斯坦利维尔当局在当时面临的形势下,对其所拘留的欧洲人以及在其所辖领土范围内的居民的生命,曾经竭尽全力予以保护。正如人们在这里回忆到的,在比利时和美国联合进攻前的几个小时,耿叶先生就在这一方面向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巴克提出了正式的保证;而且经过非洲统一组织及其专设委员会的赞助,在内罗毕举行过谈判。我们从与这些机构有密切联系的人们那里获悉,一些非洲领袖如肯雅塔总统等人曾做出努力,以便达成协议,制止刚果东部发生的流血事件,并力求完全按照刚果人民和整个非洲的利益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条文,来寻找解决刚果内部冲突的政治方案。

7. 我愿趁这个机会来追述一下肯尼亚代表说过的话:

“……请允许我向安理会指出:我国总统乔莫·肯雅塔先生做过最大的努力去拯救人质的生命——这项努力有一切成功的可能性而不致造成

生命损失，不致产生由于对刚果人民施加武装暴力的结果所引起的屠杀事件。”〔第一一七五次会议，第44段。〕

8. 肯尼亚代表继续解释说：

“美国驻肯尼亚大使威廉·阿特伍德先生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纳库鲁圆桌会议的午餐会上讲了话，承认我国总统的干涉似乎使卡尔森博士得免于死亡。这说明，如果没有军事干涉，那么，我国总统的继续努力将取得更好的结果，并且流血事件根本不会发生。”〔同上，第47段。〕

9. 肯尼亚代表又说：

“正是美国和比利时政府的支持鼓励了冲伯先生抹煞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和它的特别委员会的工作。结果使战斗更加激烈起来了。”〔同上，第48段。〕

10. 此外，关于与美国大使阿特伍德先生的谈判，肯尼亚代表说：

“大使得到极其明确的警告：如果发生任何军事干涉，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将要完全成为无效，这样就不仅给人质们而且也给整个非洲以及世界造成一种危险的局面。坎扎先生打给斯坦利维尔一封电报，从其复电中获得了这样的保证：只要谈判还在进行中，人质就会是安然无事的。在会议上，阿特伍德先生被告知，非洲统一组织不能对部队降落后发生的任何事件负责。我国总统毫不含糊地说，如果有关各方都同意的话，他就能保证和平谈判持续下去。在另一方面，阿特伍德先生主张单靠武力。我国总统完全拒绝了这种意见。”〔同上，第49段。〕

11. 从我所引用的肯尼亚代表发言的那些部分，我们可以看出，肯雅塔总统以及认真地进行谈判的人们都赞同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所制订的政策，赞同旨在拯救许许多多生命——数以千计的非洲人生命和几十几百的欧洲人质——的那一种政策。而美国大使和他所代表的人们却“主张单靠武力”。

12. 关于那些谈判，我想再提出一种看法。美

国人和欧洲人关心的显然是那些白种人质——可能受着威胁——的生命，而不是那些由于伞兵行动实际上被杀害了的人们的生命。这可以从如下的事实看出：非洲人希望通过谈判达成停火，而另一方却只愿意就人质问题进行谈判。尽管是这样，谈判还持续下去。当时本来可望通过国际红十字会遣返平民，只是在进攻斯坦利维尔以后，一切才停顿下来了。关于这些，我想再引一下肯尼亚代表的话：

“鉴于上述的种种事实，美国-比利时的干涉，加上英国的共谋，是对我国总统的侮辱，是企图贬抑非洲统一组织，漠视非洲利益。这充其量不过是外交谈判上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急不可待的表现。”〔同上，第53段。〕

13. 这也许是我们几分钟前所引用的关于雇佣军上校霍尔所供认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这一意思的恰如其分的解释。斯坦利维尔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决定，而政治决定经常是某种政策的表现。这个特殊的政治决定所表现的是什么政策呢？它肯定不是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所鼓励的那种政策。

14. 为了寻找产生这类行动的根源、观念和意图，我们不得不追溯到以往的时期，不得不想起这样的一些事例：某些高度工业化和充分武装起来的国家的公民居住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他们由于其本国实行干涉政策而有时遭到麻烦，结果是通过各种手段才摆脱这些麻烦，所使用的手段是海军示威、轰炸、陆战队登陆、武装侵入，甚至占领敢于无礼对待、侮辱、有时甚至威胁这样一个强国的公民的国家。

15. 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甚至在欧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历史载有也许是数以百计的这样事例。那些大国用来教育年轻一代的教科书，经常颇为自豪地讲述这些事例，并指出一个大国的公民在国外时受到的保护就是如此。但是，在发生这种事件的有关国家的人民的记忆中，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6. 我可以引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在学校时的经验吗？在我们的国家里，当时教学在许多方面都灌输对强大的西方民主国家及其生活方式的崇拜。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曾被引诱去羡慕大国的耀武扬威和它

们公民的备受保护。然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一个类似的事例在我国发生了，它当然是一个更加严重的事例。众所周知，慕尼黑以后，希特勒占领了被分割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领土。有一封电报被分发给德国的各大使馆，其中说明怎样去解释和辩护已经准备好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如果我把这封电报中的一段念一下，也许可使安理会感到兴趣。这封电报是在事情发生前的几个小时发出的，后来在缴获的有关德国外交政策的档案中刊印。它同时也用英文出版。这封电报说：

“住在波希米亚而受到捷克人威胁的德国人，发来不断的、越来越紧急的求援呼吁。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普遍地出现着混乱、骚扰和恐怖。在这样严重的局面下，德国政府感到自己的责任，……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

17. 众所周知，这些措施就是我们国家被纳粹分子占领及其所带来的其他恶果。此外，纳粹分子在拟订我所提到的那封电报之后，还设法迫使当时的我国当局非法地接受那种非法行动。

18.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并不想把斯坦利维尔军事行动同我国历史上的悲惨事件等同起来，或作机械的比较。整个的情况和内容都是非常悬殊的。但是，在引证施加于我国的炮舰和大棒政策的事例的时候，我是在试图解释我国代表团为什么那样地同情那些坚决反对恢复属于炮舰和大棒政策时代的任何外交形式的人们。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的时代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时代。

19. 当然，从这个含义来观察，我们还觉得，人道主义的某些概念也许是不同的。按照“炮舰”和“大棒”政策来解释，只考虑属于优秀种族的人，这就叫做人道主义。而在我们理解中，真正的人道主义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比利时和美国的代表面对着我们非洲同事的批评而感到愤怒，我国代表团却一点也不被他们的愤怒所激动。非洲代表们实质上告诉他们：“你们谈论什么在斯坦利维尔采取军事行动的人道主义动机；但是，你们却不考虑如下的事实：为了要使几百名白种人质或你们所谓的人质摆脱危险——这种危险在你们进攻时以前如果不是不存在，至少也

是非常可疑的，你们竟造成了几千刚果人民的死亡。”从象牙海岸来的我们的朋友说得很温和。经他的同意，我引用他的话：

“一千八百人的生命得救之后，竟有二万其他的人被包围起来加以审讯，嫌疑犯被机械地处决了，雇佣军声称，所有俘虏都是为着人道主义的理由而被处决的。……”〔第一一七七次会议，第69段。〕

20. 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都说过同样的话，只是说得更加坦率些。比利时和美国代表振振有辞地拒绝了非洲的这种说法，甚至还谈论什么黑人种族主义在作祟。我们，我国代表团，对我们的非洲同事就有不同的理解。在批评比利时—美国所谓的人道主义动机的时候，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斯坦利维尔军事行动的人道主义，即使有这回事的话，也是“炮舰”和“大棒”时代的人道主义。有些代表团试图自称自己的事迹是反对种族主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可以声称，我们的事迹表明，我们曾经同最残暴最凶恶的种族主义作过斗争，我们跟我们非洲朋友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为了替袭击斯坦利维尔作辩护，肇事者竟提到了北约组织同意这一行动。这可不是什么优点，而且我认为这也没有使任何人感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军事同盟在保护老殖民主义或某些形式的新殖民主义时，一直显得十分有效，比起在其他方面更为有效。

21. 另外有一点我想要提出。根据北大西洋公约，这个军事侵略性的组织，按该公约第五条所规定，是适用于北大西洋这一地区的，或者就岛屿来说，按第六条所规定，是适用于北回归线以北地区的。根据我的地理知识，刚果位于这个地区以南。这是不是意味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企图甚至踰越该公约规定的范围，而把非洲包括在它的阴险计谋之内呢？这当然会有某些严重的含义，我想这是需要加以研究的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我国外交部长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针对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批准问题说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旧的和新的殖民者的这一集体干涉行为，构成了对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进一步极端恶劣的违犯，这种行为不仅敌视

刚果人民，而且也敌视整个非洲。一切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力量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这种干涉行为。”²

22.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关于刚果被侵入一事，在作为安理会一项文件〔S/6082〕³而发表的它的声明中，申述了自己的立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特别强调：

“比利时和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赞助下所策划的侵略行为，违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不仅是反对刚果人民的，而且也是反对整个非洲的。众所周知，非洲统一组织在恢复刚果和平的努力中，要求停止外来的干涉。但是，比利时和美国政府不理睬这个要求，它们正在试图辩解自己的行动，说是为了保护本国公民和其他外侨。其实，这样说只不过是进攻刚果爱国力量的一种托辞。”

23. 我们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否定并谴责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比利时—美国对斯坦利维尔的袭击，因为这一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条文，违反了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关于要求前殖民国家和外国雇佣军撤退以及要求所有外部强国不干涉刚果内部事务的决议；同时也因为这一行动给非洲及全世界造成了进一步的紧张气氛和危险局势。从当前辩论中发言的情况可以看出，对斯坦利维尔的袭击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再一次证明，外来干涉和任何军事力量都不能解决刚果的严重问题。解决就是政治解决。我想所有发过言的人都同意这一点。只有刚果人民在非洲统一的范围内能够自己找出这样一种解决的办法，并把它付诸实施。我们知道有许多障碍，使刚果人民至今还作不到这一点。这些障碍大部分是在殖民时期造成的，让我重述一下在联合国里几次说过的话，这就是在殖民时期的后半期，刚果的人口从二千万减到了不及一千三百万，在宣布独立时，刚果仅仅有十二个大学毕业生。

24. 由于这些障碍，由于外国垄断组织不肯把

²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全体会议，第一二九四次会议，第146段。

³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这个国家的丰富自然资源交给合法的所有者——人民，最后，由于帝国主义大国实行着干涉政策，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实体的刚果国家的形成过程当然受到很大障碍。如果这些起干扰作用的因素能够使刚果人民彻底解放的过程停顿下来或倒退回去，就会不仅给刚果人民而且也给整个非洲造成恶劣的后果，因为这会意味着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余势力得到一定的巩固，整个非洲南部的民族独立运动受到暂时的挫折。

25. 非洲统一组织是一个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区域性组织，它在防止刚果遭受外来的干涉，和促使刚果得到与其他的独立非洲国家相一致的发展这两方面，都起过积极的作用。这个组织应该得到由非洲各国构成重要部分的联合国的完全支持。

26. 我们在许多场合曾有机会提到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其中规定联合国得向从事解放斗争的有关民族提供援助。同时，联合国在提供援助的时候，就对非殖民主义化的过程负起了积极的责任，而这个过程是当代历史发展的一种基本因素。当然，正在争取完全独立的各民族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我们联合国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这个过程不受任何外来的障碍所影响；这首先意味着，这个过程不受殖民大国和新殖民大国的阻挠和干涉，因为这些大国正在为反对各民族的利益、完全独立和自由而进行活动。

27. 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安全理事会必须对当前事件采取行动。不这样做，宽恕对斯坦利维尔的袭击，不确保同样的行动不再发生，都将意味着无法实现上述宣言的宗旨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目的。

28. **主席：**我现在请苏丹外交部长发言。

29. **马赫古卜先生(苏丹)：**这一切是对今天世界形势的悲惨的评述。我们——我指的是在这里议席上所有的人——彼此谈不到一块儿去，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们甚至对有关刚果局势的事实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即使对事实有一致看法，解释也有所不同。我们没有赋予事实以同样的意义。我们甚至对所用的字眼都争辩不休。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干涉？

有时，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感到失望。每天讲数以千计的词句，并不是为了帮助刚果人民他们的问题，——我希望帮助刚果人民解决问题才是我们在这里开会的理由——，而是为了在辩论中多得分数或打中假想敌人。数以百计的人民在刚果每天由于战争、饥饿和疾病而死亡。但是，在这里，一场舌战却在激烈地进行着。我所以说，这是对世界形势的悲惨的评述。连我们的来自刚果的朋友也忙于告诉我们他的国家里“叛乱者的同类相食恶习”以及若干其他不相干的事情。尼日利亚外交部长一如既往，总是在嬉笑游乐。我即将回头谈到他，他这次却不是那么逗笑的。不过，令人鼓舞的是，有高尚理想的人确实存在着，他们的个人苦恼不能不使人受到感动。斯巴克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跟他意见不一致，因为他尽管有才能和善良愿望，但对非洲的情绪却未能掌握。然而，我很同情他，他在这里曾说过：“……我单独地同所有的人对抗”〔第一一七三次会议，第85段〕。这些话是他在许多努力都落了空的情况下说出的，因而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30. 刚果问题是一个活的悲剧。它必须用斯巴克先生所集中表现的严肃态度来对待。刚果的政府本应该给我们带头示范。处理这个问题需要用我们大家所能奋发的严肃精神。斯巴克先生已经这样做了，但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却还没有做到。它早就应该带头去做，因为它正在悲剧里过日子。然而，对刚果不幸的是，它未曾这样做。比方说，在你们面前的反申诉就是不严肃的。它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什么内容。它毕竟不过是为了反对我们——我指的是二十二个签字国——向安理会求援而策划的马后炮。是策略吗？对的。我们都在运用着某种策略。但是，刚果却不能靠策略或魔术或宣传而得救，同时也不能靠滑稽而得救，即使是靠着世界上的所有滑稽。刚果必须由它的政府本身严肃地对待。尼日利亚外交部长让你们对那项申诉认真地进行研究。你们当然要研究。你们会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系列急急忙忙拼凑起来的含糊不清的言论，主要是在使你们忽视刚果向世界所提出的挑战。这种言论是毫无根据的，但你们是判断者。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再谈什么，只愿指出：我国代表团认为，根本没有丝毫证据来揭示采取行动的理由。

因此，我敦请安理会以无足轻重为理由驳回所谓的反申诉。你们的裁决将使刚果政府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艰巨的，必须严肃认真地加以对待，而不能象拟订这项申诉案时那样的轻率。

31. 瓦舒库先生对它的赞扬并不能使它更值得我们谈论，经主席的同意，我在这里要稍微离题来讲一下。我不知道瓦舒库先生怎么竟会提出了关于在苏丹的阿拉伯人和黑人的问题，但如果我不批评他的言论，那我就算不尽职了。他采用了我们全在这里对之表示不满的种族主义的腔调，并且告诉我们说，尼日利亚“不会因为属于同一种族而把自己同南部苏丹人视为一体”。——这是他的原话。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将“破坏苏丹作为今天的一个国家的存在”〔第一一七六次会议，第41段〕。真的，瓦舒库先生——但我注意到他现在不在会场里；我猜想这是各种戏剧性表演中的又一项——你真真是那样的能干吗？你把自己同一方视为一体，那你就能够摧毁另一方吗？

32. 然而，瓦舒库先生所作的结论，比乍看起来还更有深意。其中含有胡闹之意。他重弹旧调，说什么黑非洲、白非洲和棕非洲。非洲并不因为少数个别人希望如此就被迫自己分裂自己，而且非洲也没有时间这样做。的确，瓦舒库先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但为了使他自己胜任愉快，他就必须对他自己的国家稍微有所了解。在苏丹，居住着大约一百万尼日利亚人，他们从来没有由于种族关系而遭受干扰。他们享有财产权；他们享有宗教自由；他们得在国内自由移动，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一直是如此。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所说的话表示着个人的成见。非洲没有时间去吹毛求疵。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并不排除他作为一个非洲人。一个约鲁巴人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同时也是一个福兰尼人。一个突尼斯人是非洲人，同时也就是赞比亚人。我们都有这样信念，并依照它来办事。如果某一个人觉得赶不上，他就应该设法解决自己的体重问题。时至今日，连自以为是的人都正在跟着时代走。

33. 关于这个遗世独立的怪人，我只讲这些。现在让我们转到一些建设性的对谈，一些公正的思考。瓦舒库先生可不是这种类型的人。他只是为了讨好这个或那个大国而发言，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就要谨慎从事了。一个明智的朋友是在基本原则上下

持一致，并且对你说老实话的。他是从共同立场出发来行事，因而无所畏惧。这个话说清楚以后，我愿意向在座的各位提出保证：尼日利亚和苏丹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决不会被某一个人的成见所伤害。

34. 我不是来到这里为自己的国家作辩护，也没想到是来受讯问的。但是，使我苦恼的是，尽管我在第一次发言〔第一一七〇次会议〕中已经说过，一些朋友似乎还抱着怀疑的态度。苏丹并没有把机场借给为刚果反对党输送武器的飞机使用。它没有这样做过。可是好象还有这样的一种意见：输送给在苏丹境内的刚果难民的医药和食物邮包里隐藏着弹药。是呀，是呀，怎样能够反驳这种说法呢？更使我苦恼的是，处在象史蒂文森总督那样地位的人竟然要求我申述事实。怎么样申诉？告诉我怎么样申诉。面临着这一切，他用了“似乎否认”〔第一一七四次会议，第113段〕这些字眼。我们并不否认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可否认的。最坏的是，他说我们“企图”阻挠武器运输。我们并不企图什么。过去并未有过武器运输，现在也没有。我们必须互相信任。

35. 据我所知，刚果的难题并不象看起来的那样不能解决。一些积极的建议已经向我们提出，我们所要作的只是客观地去研究它们。史蒂文森总督的演说就含有一种解决办法的萌芽。其实，他在各段里提出的一些原则是任何人也不能多争辩的。那些原则很好地归纳在这一段里：“敦促安全理事会重申它对刚果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支持，并吁请所有国家不进行任何旨在妨碍刚果恢复法律秩序及其政府行使权力的行动……”〔同上，第127段〕。

36. 到此我不再引录下去，因为“成立视察与调查小组”这种主张会损害非洲统一组织专设委员会的工作。在原则上对此不能有什么异议，但让我们姑且从十一月二十三日谈起。让我们从那时候算起，把十一月二十四日事件看做是对在内罗毕所开展的良好工作的极为不幸的打断。如果在我们心目中对非洲统一组织处理这一事务的能力有丝毫怀疑的话，我就会以同情态度来考虑关于设立视察小组的意见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据是：如果没有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干扰，这个组织到现在也许已经使我们有所成就了。那一次干扰使每一个人感到惶惑，从此便没有做什么有益的

事。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一切，专心考虑现在该作什么。从程序的观点上说，区域性的安排和机构，都与它们的总枢纽——安全理事会一样，适宜于处理本区域内的事务。事实上，安全理事会被敦促去鼓励区域性的安排和机构去完成这种任务。早在一九四四年，当敦巴顿橡树园会谈奠定了联合国组织基础的时候，就规定了下列几点作为指导方针：

“第三节——区域性的安排

“1. 联合国宪章中任何条款均不排除区域性的安排或机构的存在，以便处理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有关而适于采取区域性行动的事务，但这种安排或机构及其活动均必须符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安全理事会应鼓励通过这种区域性安排或经由这种区域性机构，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或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委托，解决地方性的争端。

“2. 安全理事会在适当的场合应该利用这些区域性安排或机构来落实在其权限范围内的执行措施，但是，这些区域性安排或机构落实任何执行措施，必须由安全理事会授权。

“3. 安全理事会应该自始至终充分了解这些区域性安排或机构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执行或筹划的活动。”⁴

37. 我希望我已经恰当地表明，我愿意把这件事提交给非洲统一组织，使它能按照去年十一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部长特别会议所考虑的方式加以处理。但对此不要有所误解。我并不是要求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袖手旁观。不，相反地，如果这次会议能作出一个决定，把这件事交回给非洲统一组织，并使安理会同它密切联系，那么，我将感到十分高兴。我此刻想不出来本安理会应当怎样控制目前局势，以便在必要时由秘书长出面斡旋，进行帮助。尽管是这样，局势中的主要因素还是明确而简单的，而且幸好对此似乎有了一致的意见。

38. 所有认真地议论这个问题的人，对于，比

⁴联合国年鉴：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第八章（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7.I.18）。

方说，雇佣军的招募都感到遗憾，而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部长会议也是如此。雇佣军应该立即离开。我们全都反对的外来的军事干涉必须停止。否则我们就不能期望在交战双方之间达成停火。交战双方全都在利用来自国外的装备，这种状况一旦消失，停火就成为时间的问题——一个必然的结果。

39. 非洲部长会议提出了关于大赦的意见，以求有助于召开在斯坦利维尔事件发生时肯雅塔总统正在筹划的圆桌会议。肯雅塔总统当时已经几乎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都应该协助他继续完成其未竟之功。通过非洲统一组织秘书处的协助来举行自由选举，将是这个年轻的组织——它的行政机构只是粗具规模——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似乎正是秘书长伸出得力援手的地方。

40. 我相信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天真的，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但请不要忘记，刚果问题本来很可能只是刚刚取得独立的国家所经历的那些问题之一。我们全都有过自己的困难。我们中间有的是濒于分裂而重新回到统一的。人们从来不肯让刚果独自经受恢复独立的艰难，学习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艺术。因为它太富了，别人不肯放过它——它是这个大陆上最富足的国度——但现在是在每个人认识这一点的时候了：只要这个国家被大国当作是冷战中的一种抵押品，只要它被一些非洲人当作是与这个或那个大国结盟的一个跳板，那么，刚果的财富对于任何人，特别是对于刚果人自己，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41. 斯巴克先生的发言启发性很大，特别在我的脑子里证实了关于西方各国被诱骗来进行干涉的疑惑。我将对此进行解释，但首先让我明确地说明一下，我国政府承认利奥波德维尔的现政府，而无须每次都要别人提醒这一点。那些喋喋不休地说刚果政府是合法政府的人似乎对此倒是怀疑的。我也无须说我们在苏丹对冲伯先生有什么感想。我不觉得这是有关系的事情，尽管其他内心有愧的人似乎觉得有关系。他坏也罢，好也罢，或是不好不坏也罢，冲伯先生总是存在着，我们对此无可选择；我们只得同他所领导的政府打交道。我们无法考究他究竟是甲大国还是乙大国扶植的傀儡。他是今天刚果悲剧的主要部分。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圣保罗，也不认为他是犹太·伊斯卡尔

洛。我们对悲剧的这一方面就是不感兴趣，除非他踩了我们的脚，例如他在你们面前提出了反控诉，对此，我希望你们将认为无根据而予以驳回。没有任何一个非洲国家，不论是否在反控诉中被提到过，都没有替它说过什么好话。你们知道，有一个外交部长这样做过，但荒野中的孤独呼声对控诉究竟增添了什么光彩呢？严肃认真的非洲人的回答是：完全没有。

42. 这样，你们就知道了我们关于冲伯先生的立场。从这里，我愿意回到我刚才所谈的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万恶的事件。显然，刚果政府认为这些人质是一种天赐，并且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充分利用了这些人质。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信件中，显然可见，那个刚果政府想让空降部队同它的反对派作战，并使它的雇佣军能同时向前推进。请看看斯巴克先生所引用的洛里丹先生的信中的这句话吧——顺便证明这一侵略行径并不是什么秘密。这句话是：“经过与刚果政府协商，并应该政府的请求，已经采取了准备措施。”我着重指出：“并应该政府的请求”一语〔S/6055〕。⁵

43. 当我读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理写给美国大使和比利时大使的信时，在我心里也得到了同样的印象。这些信摆在那里，我们大家都可以阅读，但是请让我引述有关的两段：

“由于斯坦利维尔的局势正在恶化和一切人道主义的努力都已失败，并因为斯坦利维尔叛乱的领导者进行的令人憎恨的讹诈，因此有必要尽一切可能去禁止他们对其当作人质的无辜平民实行他们的罪恶计划。

“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因此决定授权比利时政府派遣适当的营救部队，执行撤离被叛乱分子当作人质的平民的人道主义任务，并授权美国政府为这一人道主义任务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S/6062〕⁵

44. 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三个被牵连进去的强国曾经要求刚果政府允许它们营救自己的公民。相反，是刚果政府“授权”它们去做它们做了的事情。我

⁵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愿意说是“哄骗”它们去做了它们所做的事情，因为冲伯先生想要为他的雇佣军铺平进入斯坦利维尔的道路。他达到了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而这些强国却受到几乎整个非洲的公开嘲笑；这并不是因为非洲人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感到他们自己的组织被打耳光，感到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能力受到了轻视。当一切都成为无情的纵横捭阖，可以不择手段地来达到目的时，即使斯坦利维尔当局把人质看作是讨价还价的本钱，难道任何公正的人还能过分责难他们吗？这当然是一种很不愉快的作法，然而给他们敞开了绿灯的是利奥波德维尔。

45. 我们承认安全理事会在工作中所处的不利条件。我们认识到，当各个大国的基本利益受到影响时，安理会是不能有所行动的。我们前来请求安理会给非洲统一组织提供一个机会，去解决他们的沉痛的悲剧，并同时注意，不容许进行任何外国干涉或再发生这种干涉。为了刚果，为了非洲的和平和安宁，并且为了全世界的和平，安理会是不能不这样作的。

46. 在这第二次发言时，我本不打算长谈。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说，刚果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苏丹人生活在离战争现场只有几英里远，我们对给予我们的年青组织以它所需要的一切支持最感兴趣。非洲统一组织将要成长为一个自由与和平的堡垒。使它遭受屈辱只可能延缓它走向成熟的步伐，然而并不能停止它前进。各大国有义务给予它以道义上的支持，并且从现在开始把刚果问题交给它，并避免采取无助于它进行这一工作的行动。看到非洲统一组织成功，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也是符合你们的利益的。当浪费的战争在那里猛烈进行，浪费的争吵在这里继续进行时，在刚果，在非洲，还有在全世界，都不可能和平。

47. **博齐约先生**（加纳）：我必须向安理会道歉，我得就安理会所讨论的问题再次发言。假如不是因为我们的被指责为搞种族主义，假如不是因为有人指名提到我国政府，我本来会认为非洲的案件已经得到了最有力和最适当的陈述。

48. 比利时代表和美国代表认为，在安理会上，由于我们的各种发言，就笼罩着种族主义的气氛，这种责难，至少是没有根据的。他们似乎把深厚的感情

与仇恨混为一谈。然而，非洲人毕竟是有心灵的，这种心灵就产生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仅是对黑种人的，而且是对全人类的。非洲存在着一种最坏的种族主义，有人决定称之为“种族隔离制度”，就是这个事实，使任何非洲人一想到有人把世界划分为两部分，或者力图把非洲和欧洲割裂开来，便感到憎恶。

49. 这个问题越少谈越好。然而我要在这里尽全力强调，非洲和欧洲之间经过将近六个世纪的接触以后，非洲并不需要关于种族主义的说教。

50. 全世界都知道，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非洲人今天正在受着野蛮的残酷虐待和极端使人反感的种族歧视。可是非洲人坐在这里开会，却不得不倾听关于种族主义的貌似虔诚和夸夸其谈的发言。这里的争论焦点并不是美国代表的私人履历，也不是斯巴克先生有多少非洲朋友。

51. 现在，我将谈论比利时代表和美国代表所提出的某些具体问题。比利时外交大臣把我向他提出的两个问题说成是异常的。的确，它们是异常的，因为他既不能理解它们，也不能找到适当的答案。其中，他说道：

“我必须答复加纳代表在这里所作的发言，他在谈到我国时，提到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对刚果人所犯的残酷暴行。我不知道加纳代表是否熟悉刚果的历史。”〔第一一七三次会议，第64段。〕

他接着说：

“我认识的大多数刚果人……一向表明他们有继续与比利时人和睦相处的意图和愿望，这是我所确实知道的，而且使我相信加纳代表言过其实。”〔同上〕

52. 不，我们并没有言过其实；事实上我们不可能言过其实，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非常熟悉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主义历史。使我觉得可悲的是，比利时外交大臣似乎不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熟悉他的国家在刚果的历史。世界上其他的人现在似乎都知道，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主义历史已经使非洲其他地方的殖民主义历史象天使一般美好，对此，这位外交大臣是不是也同样知道呢？这位外交大臣是不是不知道，在非

洲由非洲人管理的一切独立国家中，前比属刚果是前殖民大国不得不在四年中不只一次地去帮助它的公民的非洲唯一地区？

53. 但是比利时外交大臣自己作了回答。我愿再一次引述他的话，他说：“一个人在刚果一旦被认认为是比利时人或者美国人的奴才……那个人便失去他的百分之七十五的追随者。”〔同上，第 88 段。〕

54. 那么，关于我的发言的真实性，人们还再需要什么证据呢？不，当我说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主义历史是残暴罪行的历史时，我并没有言过其实。

55. 比利时外交大臣还提出另一个论点，也是值得答复的。他说，某些非洲国家，包括加纳，一直强烈反对阿杜拉先生改编和训练刚果国民军的计划。假如这位著名的比利时外交大臣准备承认这一点（我看不出他有任何理由不承认），那他就会早就认识到，没有一个国家的首脑比我自己的国家的首脑奥萨杰夫·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做出了更多的努力，要向刚果提供一支旨在维持法律和秩序并训练刚果军队来担负这项任务的全非军事部队。记录就在那里，而记录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

56. 无论如何，记录必须还其本来面目。我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最近关于联合国工作年度报告的序言。他在这个序言里说：

“正如我以前所报告的，认识到以下措施对刚果的前途是何等的重要，为恢复相当程度的纪律和士气而重新训练和改组刚果的军队，以便使它变得有效和可靠，这对刚果的前途十分重要，联合国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曾经一再努力，劝导刚果政府接受联合国在重新训练和改编军队方面的帮助。的确，有一个时期，阿杜拉总理曾直接向他表示，他个人同意联合国的训练计划，这个计划主要是建立在由其他非洲国家给予协助的基础上的——并且我们为这个目的进行了安排，甚至于征募了工作人员——但我了解，总理当时没能取得陆军司令蒙博托将军对这一计划的同意。”⁶

⁶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补编第 1A 号。

57. 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安理会去作出它自己的结论。尼日利亚外交部长最好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因为他对这个问题也作过简短的评论。

58. 十二月十四日，美国代表在本安理会说：“我们接到报告……加纳飞机在喀土穆把成批的步枪转交给埃及飞机……”〔第一一七四次会议，第 111 段〕。我对这种话本来可以置之不理的。可是它既然出自这样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之口，我就不得不认为值得答复了。

59. 美国代表接着说，加纳政府只是说“它不知道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我只想很简略地答复美国代表。我们注意到，当耿叶先生声称卡尔森少校是一个间谍时，美国代表把耿叶先生当作说谎者看待。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当耿叶先生说加纳的恩克鲁玛总统和其他的非洲领导人曾经答应给他援助时，美国代表却把耿叶先生的话当作是真的。他不能用两种不同的态度对待耿叶先生的话。要么耿叶先生是一个说谎者，这样他的话就是一钱不值的；要么，他说的是实话，这样无论他是在谈卡尔森少校还是在谈军事援助，他的话都同样是确实的。无论如何，我知道加纳，特别是我国总统奥萨杰夫·克瓦米·恩克鲁玛博士，一直在为刚果的民族和解而工作，决不做任何有损于它的事情。事实上，倘若恩克鲁玛博士的无数警告和建议曾经受到注意，刚果今天便不会依然遭受如此艰苦的命运。

60. 当美国代表告诉安理会，说安全理事会关于刚果的一切决议今天全都有效时，我国代表团确实感到振奋。事实上，他引述了秘书长在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对安全理事会的最近一个关于刚果的报告中的这样一段话：“安全理事会有关刚果的各项决议继续适用，因为它们没有终止期限。”〔S/5784，第 132 段。〕⁷

61. 在这里回顾一下安理会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决议的第 6 段是恰当的：

“要求各国避免提供武器、装备或其他能用于战争目的的物资，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其国民从

⁷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月和六月份补编。

事这种活动，并拒绝运输和提供运送设备……。”
〔S/5002〕⁸

62. 是的，这就是安全理事会远在一九六一年所说的。如果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在今天全部有效，那么安理会的这一要求就不能被忽视。美国代表在发言中虽然对它一字不提，并不能推卸美国政府对这一要求应负的责任。

63. 有人告诉我们，经冲伯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是与行使刚果的主权相符合的。然而人们要问，安全理事会在其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决议中是否曾经企图侵犯刚果的主权。不，当时安理会是在拚命设法解决刚果的危急问题；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个问题由于不断的和确实是加强了的外国干涉，今天依然使安理会感到苦恼。

64. 比利时和美国显然和蓄意不顾安理会这一警告，利用联合国撤军所造成的真空，把军用装备和作战物资重新运进刚果。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我不愿花费安理会的时间来宣读比利时和美国在刚果的军事装备清单。是的，有人将会告诉我们，它们是应刚果有主权的和合法的政府的要求而运到那里的。有人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们，然而当时安理会已经要求一切国家不要把这样的东西输送到刚果。

65. 这使我再一次要问，古巴政府是不是拥有主权，是不是有权根据它的主权寻求并取得装备和物资，来保卫它的公民？美国政府是不是由于用军事手段要求撤除古巴政府已经取得的这种装备和物资而侵犯了并继续侵犯着该国的主权？美国政府是不是通过海上封锁的办法，封锁了和继续封锁着古巴？中国的情形又是怎么样？这些经常被提到的例证，恰恰足以强调这一点：刚果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66. 本安理会也要求从刚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驱逐一切外国雇佣军。然而这些雇佣军却回到了刚果，由于许多被认为是到这个国家寻求政治避难的古巴叛国分子而使这支雇佣军膨胀起来。有人告诉

⁸同上，第十六年，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

我们，这些古巴流亡者，其中大多数是飞行员，都是自愿充当雇佣军的。

67. 然而对于我们在非洲的人来说，特别是从南非和南罗得西亚征募白人种族主义雇佣军，是现阶段刚果问题的最痛苦的方面之一。美国熟知整个非洲坚决反对南罗得西亚和南非少数白人殖民政府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种族主义，却仍然致力于或者卷入了这样一种勾当，想到这一点，就使我们感到伤心，非常伤心。

68. 我的朋友，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前些时候曾经在这里〔第一一七六次会议〕就这次辩论发言。他的发言只能被说成是不幸的；他带着有色眼镜看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和我们当中一些人的看法不同。

69. 然而，怎么能说少数好喧闹的人造成了这场辩论呢？今天摆在本安理会面前的文件表明，多数非洲国家在给安理会的信上签了字，而在所有非洲的发言人中，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的发言是支持美国和比利时在刚果露骨的侵略和干预行径的孤独的声音。事情的真相是，在非洲统一组织中有一些宁愿真正不结盟的成员，他们痛恨外国对非洲事务的干预，他们确实致力于保护非洲使之不受大国集团的非非之想和反复无常的影响，以及不受冷战的影响；他们宁愿同所有的人做朋友，而不与任何人为敌。这是铭刻在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中的新非洲的声音。

70. 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现在的刚果危机是一个需要政治解决的危机。比利时外交大臣和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的发言，美国，联合王国和象牙海岸代表的发言，全都赞成这一论点。加纳代表团表示同意。

71. 在我们的全部讨论中，没有看到的似乎只是这一点：承认或者不承认冲伯先生的政府的合法性，并不是问题。人们要求非洲统一组织专设委员会把刚果所有的派系——我再讲一遍，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以便能达成和解，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明智的是，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并没有——我必须强调这一点——要求这一专设委员会仅仅支持冲伯先生的政府，因为那样就等于寻求军事解决而取消和解。因此那些主张冲伯先生有权邀请外国军队的人都

没有看到问题的这一方面。由于热情支持冲伯政府，他们似乎不理解人们要求非洲统一组织专设委员会做些什么。

72. 人们确实不能支持冲伯先生去镇压某些人故意称之为“叛乱”的行动，而又不使和解成为不可能。因此，那些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不能同时又要求安理会忽视斯坦利维尔的领导人在达成我们全都认为需要的这一目标方面所能起的作用。所以，我的论点是，我们不能靠主张冲伯先生是刚果应受支持的唯一领导人来达到在刚果的和解，或者来支持非洲统一组织专设委员会。那种主张也许在法律上是正确的，然而，却肯定不会有助于达成积极解决——甚至美国和比利时也赞成这样做。

73. 假如本安理会不及早采取紧急步骤结束刚果的战斗，我们便将肩负着另一个越南。这对于本安理会对之负有责任的世界和平和安全将是进一步的威胁。

74. 采取什么步骤呢？非洲期望本安理会做些什么呢？我们希望本安理会作出决定：首先，全部雇

佣军应当撤退，外国军事干涉应当停止；其次，非洲统一组织为刚果和解所作的努力应当受到保证和支持。因此，我们仅仅要求本安理会重申它以前关于刚果所作的各项决定，特别是关于雇佣军和外国军事干涉的决定。我们还要求安理会让非洲统一组织负责接办本安理会所留下的工作。

75. 最后一句话，非洲统一组织宪章，以非洲统一为其宗旨，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组织是真诚的，证明我们有热烈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想，这种感情和理想推动我们奔向一个非洲联合政府，一种更加富裕的生活以及非洲人格的具体体现的目标。非洲统一组织以它的成就表明，如果外国军事干涉停止，它也能够应付爆炸性的和危险的局势。而停止外国军事干涉则是本安理会的工作任务。

76. 当非洲各国代表在本安理会作了种种发言以后，关于非洲究竟需要什么，还能有任何怀疑吗？这个国家和别的地方的新闻机构能够设法封锁或者曲解新非洲的这一尖锐的，然而语调清晰而真实的声音，但是本安理会难道可以不注意它吗？

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ا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